

值夜班

唐海位

随着一道闪电在窗外划过，“呼”的一声炸雷，豆大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敲打在窗户玻璃上。我伫立窗前，脑海中浮现出三十多年前那个雷雨之夜，在学校花木场值夜班的情景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形势发展迅速，奉化县农业技术学校应运而生，首届招收果树班与农作班。学员来自县内高中毕业且参加农村劳动一年以上的农村青年。经过审核与笔试，我考进了果树班。

学校位于当时的尚桥乡下霍庙。那儿远离村庄，周围大片农田，东边紧挨着陆军农场。据说这里最早是劳改农场，后相继改成文武学校、尚桥中学。学校里有农场、花木场，正好为我们两班同学作为专业实习基地。

那时，各地掀起了一股从事园林苗木的热潮。到了1984年春季，花木价格更是达到了巅峰。一年生五针松嫁接苗从前几年的每株两三元攀升至七八元，多年生五针松更是以每只芽五元论价，每株动辄数十成百元的价格让人望而生畏。五六厘米长的望春花实生苗，从每株几分钱卖到了三五角。许多苗木价格翻着跟斗蹭蹭往上窜。县里发给我们每个学员每月六元的津贴费，以当时的物价水平，基本上能够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开销，花木的价格高得有多离谱可知一斑。

花木成了妇孺皆知的新生事物。疯狂的花木价格也让个别人失去了理智，偷窃花木事件时有发生。

学校花木场在校园北边围墙外，周围用铁丝网围起来，占地七八亩，里面种了许多花木。花木场的中央有间小平房属管理用房，门口一块四面用竹篱笆墙外加铁丝网围起来的半亩地上，种植了许多价值不菲的多年生五针松。自然，那片五针松成了重点管理对象。学校决定，除白天由一名工友专人看管外，每天晚上，由我们果树班轮流派出两名同学，去花木场通宵值班，补贴费每人五角。

4月25日，班主任王老师首次便委派我与同学胡双龙俩人去花木场值夜班。

吃过晚饭后，从未有过熬夜经验的我与胡双龙各自带着领来的一件雨衣，一只三节手电筒，匆匆走出学校围墙边的那道小门，来到花木场。

暮春的傍晚十分迷人。一头头黑绵羊似的云朵，懒散地在天边飘荡着。田野上，紫燕急促地啾啾叫着，贴近田头斜着身子掠过。蛙鸣声蟋蟀声此起彼伏，一阵高过一阵。没有一丝风，飘浮着泥土气息的空气有点沉闷。满眼的绿，从远处肆意流淌到脚下。

花木场里到处一片郁郁葱葱的景象。品种繁多的茶花，红的、粉的、白的竞芳斗艳。一垄垄的龙柏，似哨兵一样笔直屹立着，宁静而肃穆。翠绿的广玉兰叶子间零星点缀着白色而硕大的花朵，似欲冲天而起的白鹭栖息在那儿。五针松一叶五针，傲风凌雪的形状，昂贵的价格更凸显出雍容华贵的气质，力压群芳。我们合上了电闸，几盏太阳灯发出耀眼的光，花木场内灯火通明。

乡下的青草蚊子，成群结队，赶到电灯下凑热闹。它们练就了一手绝活，嗡嗡叫着，能隔着裤腿，冷不防咬你一口。我与胡双龙都知道肩上的担子不轻。坐在小平房的凳子上，在拍打蚊子聊天的同时，不忘拿着手电筒去花木场四周巡逻一番。

半夜时分，我俩感到睡意阵阵袭来。天气越来越闷热，似乎随手抓一把空气也能捏出水分来。远处隐隐传来隆隆雷声，抬头望望夜空，不知什么时候起已乌云密布，看样子，天快要下雷雨了。

一道道闪电在天边由远及近划过，将大地瞬间照得如同白昼。突然，“呼”的一个迅雷在空中炸响，震得窗玻璃频频颤抖。在闪电的一瞬间，我依稀看到前方铁丝网外的路边站着一个人。

“有贼骨头。”

我与胡双龙几乎不约而同地拿起手电筒冲了出去。也许是过于紧张，我脚下一滑，摔倒在地。顾不了疼痛，一跃而起，跑到跟前一看，哪有什么贼骨头，原来是半根栽入地上的电线柱。

“呼”的一阵风刮来，吹得屋后的树叶哗哗作响，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。白天穿着衬衫还觉热，此刻穿着茄夹衫的我们却感到有点冷。偏偏饥饿感也随之袭来。过了一会儿，饥寒交迫的感觉愈发强烈，肚子开始叽哩咕噜地提出了抗议。照这样下去，估计要挨过下半夜有点难度了。

拿什么充饥？附近几百米处的公路边虽有家小店，但午夜去敲门也不合适。屋子里除了桌子上一叠旧报纸，凳子旁边几块横七竖八砖头外，空空如也，更别说找到填肚子的食物了，怎么办？

天空中雨点已稀疏地飘落下来，打在屋边两畦绿油油的青菜上，发出重重的“嗦嗦”声。那些称作“五月蔓”的青菜是农场工友赵师傅种的，一般青菜此时早已开花结莢了，只有它长得正茂盛，颗颗大而碧绿。有了，将眼前水灵灵的青菜煮熟后，不就是充饥的食物吗？

这时，迅雷一个接一个在空中炸响，雨点由小变大，由稀变密，再不行动恐怕晚了。我一个箭步冲入雨幕，双手各自拔起几株青菜奔向旁边的水沟，三下二下洗了洗便逃回屋内。胡双龙则冲到门口竹篱笆下堆放着的一捆旧竹杆前，迅速抽出几根有点被雨水打湿了的竹杆拖进屋内。

有了食物原材料和燃料，还要有烧菜的锅及火柴。寝室里倒是有只从家里带来的盛咸笋的铝饭盒，将就着可当烧菜的锅。半盒帮母亲烧饭时塞在衣袋里的火柴正好派上用场。我俩不忘肩上的职责，分工明确。后门已上锁，我只能翻入围墙，摸进寝室。为了不打扰酣睡中的同学们，我未打开寝室电灯，只是借着手电灯光，轻手轻脚将要用的东西取来。胡双龙则拿起手电，穿上雨衣，一束束手电灯光胡乱地划破了夜空。

此刻雷声大作，震得人的脚底微微发麻。伴随着阵阵大风，滂沱大雨从空中倾泄下来。雨水从已关上了门与窗户的缝隙中渗透进来。我将盛了雨水的铝饭盒放在两块砖头中间的空隙上，俩人开始生火烧菜。

用砖头将几根湿竹竿砸成方便燃烧的碎竹片，桌上的旧报纸正好作引火柴。将淋湿的竹片点燃，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火柴点了一根又一根，还潮了的旧报纸冒着微弱的火苗，努力烘烤着湿竹片，发出丝丝声。阵阵浓烟加上缕缕水汽让屋子变得烟雾缭绕。我们趴在地上，嘴对着简易土灶用力吹气。被浓烟熏出了的泪水、头发上滴着的雨水及额上的汗水混合在一起，沾满了一脸。我俩彼此望望对方，一副灰头土脸的模样，忍不住相视一笑。终于，当还剩最后一根火柴，一叠旧报纸几乎快用完时，碎竹片燃烧了起来。

红色的火苗不断向上跳跃着，温暖地照耀着我们的脸庞，显得十分可爱。用手掰下的一片片菜叶放入铝饭盒里烧熟后，一股诱人的炊香便在屋内漫延开来。我俩迫不及待地用手捞起青菜，呼呼吹几下便塞进了嘴巴。一顿狂饮暴食，第一锅佳肴顷刻告罄。

咦，稍稍垫入一点肚子后，发现白水煮熟的青菜里似乎少了点什么，“未放盐。”我俩异口同声地说。是的，起初饥不择食时未品尝出来，这回才觉得未放盐的菜肴实在缺少点风味。盐，到哪儿去弄盐呢？对了，放在寝室里的咸笋是母亲用咸豇豇头一起烤成的，贼咸贼咸，可不就是盐吗？

花木场距寝室也就两百多米路程，我又一次冒雨翻墙入内，取来了咸笋及碗筷。经过几次来回奔波，雨水连着汗水几乎湿透了我半个身子。

将咸笋撕成细丝放入铝饭盒里与青菜一起煮，咸笋的鲜味融入青菜中，顿时鲜美无比。我们连汤带菜吃了一锅又一锅，共烧了四五锅，直吃得肚皮滚圆。满屋的烟雾解决了饥寒问题，可恶的蚊子也被熏得晕头转向，早已逃之夭夭。室外大雨连天与室内热火朝天交相辉映，让人颇有感慨。

这时，雷声已偃旗息鼓，空中飘着浙沥细雨。终于雨过天晴，乌云散尽，天上露出点点星光，地上青蛙也发出了轻快的呱呱声。大雨洗过后的天地更加清新。经过这番折腾，我们已毫无睡意。时间在悄悄过去，远处传来雄鸡喔喔的啼叫声，东方泛起了鱼肚白。寂静的校园渐渐在沉睡中醒来。叮铃铃的起床铃响了，我与胡双龙抖擞精神，又投入到第二天紧张的学习中去。